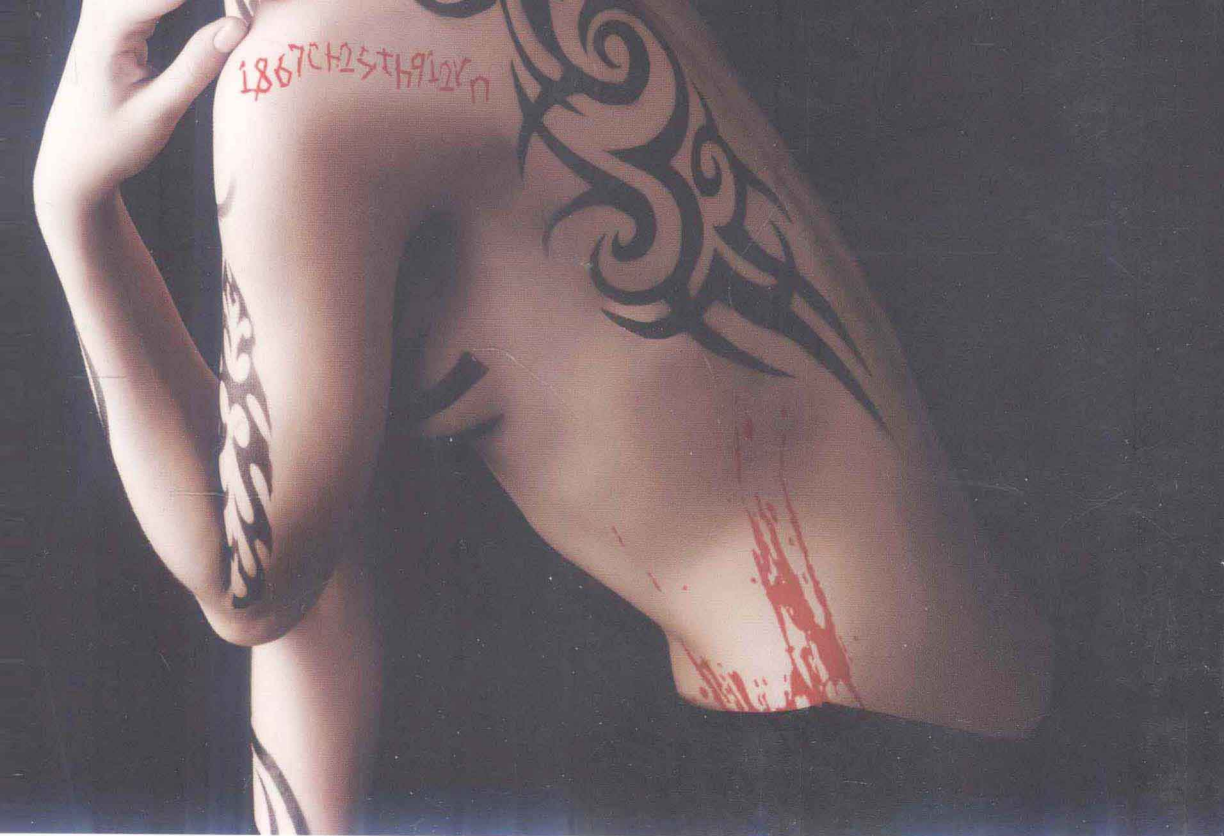




裸 绘

【私家女侦探系列】

【美】萨拉·帕瑞特斯基◎著
李 灵◎译

伊拉克战争造成的伤亡惨重，
有很多受害者根本就不是士兵！

荣获美国侦探作家协会大师奖
英国推理作家协会钻石匕首奖以及金匕首奖
作品畅销全球30多个国家
探案推理必备笔记 美国亚马逊五星推荐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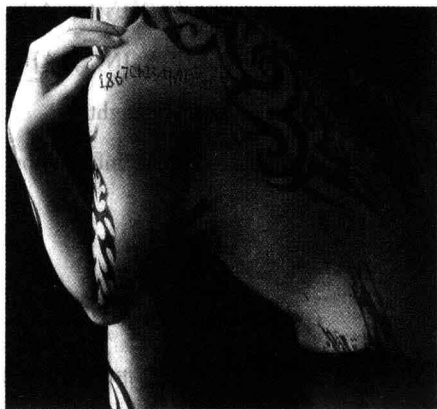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裸 绘

【私家女侦探系列】

【美】萨拉·帕瑞特斯基◎著
李 灵◎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裸绘/ (美)帕瑞特斯基著 ; 李灵译.--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201-08352-0

I. ①裸… II. ①帕…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8606 号

图字 :02-2013-230

BODY WORK

SARA PARETSKY

2010 BY SARA PARETSK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XX Xuan Ting Entertainment Information & Technology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71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23.25 印张

字数:200 千字

定 价: 32.80 元

目录

第一章 小巷横尸/3

第二章 演出者/8

第三章 被画笔攻击/16

第四章 罗德尼/23

第五章 到底怎么了？/28

第六章 鲜血、鲜血，还是鲜血/34

第七章 禁烟区/40

第八章 海湾中的雌鹿/47

第九章 逝者——逝世之前/53

第十章 以吻封棺/60

第十一章 维斯奈斯基夫妇/67

第十二章 射击/74

第十三章 纪念逝者/81

第十四章 别忘了，艾丽已死/89

第十五章 茫然的芝加哥/96

第十六章 娜迪娅：一片空白/104

第十七章 缄口不言/108

第十八章 车轮转不停/114

- 第十九章 无所不能的表姐/120
- 第二十章 与鸡蛋交锋/125
- 第二十一章 富豪和富豪的生活/131
- 第二十二章 库法之路/139
- 第二十三章 博客里有什么？/146
- 第二十四章 深入虎穴/152
- 第二十五章 古曼家唯一幸存的女儿/159
- 第二十六章 黑暗中的营救/166
- 第二十七章 感谢你，我的音乐家！/174
- 第二十八章 哀伤的咖啡/181
- 第二十九章 老一套/188
- 第三十章 废弃的家——姑且称之为“家”吧/197
- 第三十一章 寻找人体艺术家/205
- 第三十二章 衣兜里的沙子/211
- 第三十三章 新成员/218
- 第三十四章 通宵达旦/224
- 第三十五章 海军陆战队的营救/228
- 第三十六章 南部之旅——唉，只可惜不是为了享受阳光/234
- 第三十七章 洛蒂的检查，康特雷拉斯先生的命令/239
- 第三十八章 与奥林匹娅的愉快交谈/245
- 第三十九章 色情杂志和《财富》/250
- 第四十章 凯伦的现身/256
- 第四十一章 与不速之客的交锋/262
- 第四十二章 爱情故事？悲剧故事？/268
- 第四十三章 失败的暗杀/277
- 第四十四章 对古曼家的拜访/284
- 第四十五章 认识 V.I.纯属交友不慎/289
- 第四十六章 我们的小姑娘，文件的守护者/295
- 第四十七章 上尉的良知/302

- 第四十八章 请给我一个容身之所/308
- 第四十九章 达朗帮了大忙/315
- 第五十章 哟！还有索尔呢！/320
- 第五十一章 万事俱备——东风呢？/325
- 第五十二章 裸者和逝者/331
- 第五十三章 争吵过后/339
- 第五十四章 人体艺术家的故事/343
- 第五十五章 世间尚有公道，我辈仍需努力/352
- 第五十六章 跨越大洋的歌声/358

献给琼·安、卓琳和凯斯琳

**感谢你们这些年来一直帮我维护吱呀作响的 C-Dog 号
小船,让它还能继续航行**

第一章 小巷横尸

娜迪娅·古曼死在了我怀里。就在我离开可奇夜总会的几秒钟后,夜总会后面的小巷里传来枪响、尖叫声,还有急促的刹车声。我奔向停车场,跌跌撞撞地跑过一段砾石路,然后看到娜迪娅蜷缩在肮脏的冰面上。鲜血如注,汨汨地流出她的胸口。

我一把摘下围巾,敞开她的大衣。她胸前的伤口很深——太深了,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还是把围巾叠成厚垫,按住她的伤口。我用力按压着围巾,同时用另一只手挣脱着脱下大衣铺在她身子下面。我的左手按住她前胸的伤口,右手托着她,用大衣堵住她后背上被子弹穿透的伤口。人们围了过来,我连头都来不及抬,手一直拼命地按住伤口,大喊着让他们打911,快!马上!

当我抱起她时,娜迪娅睁开了眼睛。她张大了嘴,唇边闪现出一丝诡异的微笑。“艾丽,艾丽。”

“嘘,娜迪娅,别说话。”

我觉得她能开口说话是一个好迹象,表示她还有希望,于是,我继续用手堵住她的伤口,断断续续地唱起了摇篮曲,尽量让我们俩都平静下来。救护人员到了,他们使劲把我按着伤口的手掰开,然后摇摇头。她几分钟前就死了。

我开始发抖。医护人员把我架起来时我才感觉到芝加哥一月份刺骨的冷风。他们把我带进救护车里,但是却没有移动娜迪娅躺在地上的尸体,因为要等待犯罪现场调查的技术人员来拍照。有人将一条毯子搭在我身上,并从他们自己的保温壶里给我倒了一杯热咖啡。

“你尽力了。没人能比你做得更好。”这位救护人员身材矮小,肌肉结实,有着一头卷曲的红发。“她中枪后几分钟内血就流干了。我觉得子弹击中了大动脉,但是要等验尸官的最后结论。她是你朋友么?”

我摇摇头。其实我们连话都没说过,事实是——我只知道她名叫娜迪娅,仅此而已。

一名警察从救护车开着的车门探进头来,“是你把大衣垫在那个死去的女孩儿身下的?”

是死去的女士,我心里想,但是我今晚已筋疲力尽,一点争吵的力气都没有了。娜迪娅死了,不管别人叫她什么,她也不会活过来。我坐在担架对面的长凳上,没有起身,低声答应了一句。

“我们可以进去谈谈么,女士?”警察说。“照相取证后医护人员会把死者送到停尸房去,而且现在停车场里才5℃。”

我把填好的表格递给救护人员,扶着警察的手从后门跳下救护车。娜迪娅依然躺在我刚才抱着她的地方,在救护车蓝色的频闪灯下,她的脸镀上了一层银色,胸口的血迹变成了黑色。她身下依然垫着我的大衣。我走过去,从大衣口袋里掏出车钥匙和家里的钥匙,没有理会取证人员的大声喝止。我的手提包掉在离“死去的女孩儿”几英尺的地方,我大声咕哝了一句,把包捡起来,又一次没有理会现场工作人员的高声抗议。

“那是证据。”

“那是我的包,我刚才进行急救时扔在这儿的。你不需要它但是我需要。”

我转身走进了可奇夜总会。这个手工制作的红色皮包是一位去世的客户的朋友送给我的礼物,以表达他的谢意。如果把它或者是我的钱包送到证据箱去,那么结果是十有八九就找不回来了,我可不想冒这样的险。

那些机灵的早就趁警察来之前溜走了,夜总会里和停车场上剩下的所有人都会被集合到夜总会里面。一分钟前,我还觉得冷,但是一进屋里,我唯一的感觉就是热,热得令人窒息,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开始出汗,使劲忍着胃里一阵阵的恶心。

包括我表妹佩罗在内,夜店所有的员工都挤在吧台旁边。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吐出来了,便推开拥挤的人群,挤到佩罗旁边。

“维克,出什么事了?”佩罗看到我吓了一跳,她的蓝眼睛瞪得大大的。“你身上全

都是血。”

我低下头，看到娜迪娅的血染红了我的毛衣和牛仔裤，还有我的双手。我头皮发麻，因为我意识到也许头发里也有她的血。

“有个女的在离开夜店后遭到枪击。”我说。

“是……是谁？”

“我听到有人叫她‘娜迪娅’。”我缓缓地说着，定睛看着佩罗。“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她的名字，我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如果有警察或者记者，问你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你要据实回答你所看到的和知道的。不要用自己的猜测来回答，因为那会误导警察。”

“你最好不要给其他证人意见。”

一位女警察拨开混乱的人群出现在我旁边。有人在大声喊叫，有人在发短信，人声鼎沸，场面混乱不堪。

借着夜总会的灯光，我看清了她的模样，长脸，颧骨突出，直发毫无生气，剪得很短，警帽之下只能看到一些发梢。我看到她胸牌上写着：E.米尔科娃。E.米尔科娃看上去跟我表妹差不多年纪，这么年轻就当警察，这么年轻还颐指气使地对我发布命令，但是——她有警官证。我跟着她来到夜店里面的几级台阶旁边，警察用隔离带把这个区域围起来做审讯场地。她举起隔离带让我弯腰进去，然后从就近的桌子旁拉过来两把椅子。我伸手接了过来，帮她把椅子放好。

一个人在经历了直观的暴力和死亡之后，剩下的就是麻木，现在我就正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我很难集中精力回答米尔科娃的问题。我机械地告诉了她我的名字；我说我听到枪响就马上跑过去看出了什么事，但是我不认识死者。

“但是你知道她的名字。”米尔科娃说。

“我听到有人叫她‘娜迪娅’。我不知道她姓什么。”

“一般人听到枪响都会躲开。”

我没有回答。

“但你却跑了过去。”

我还是没有回答，她皱着眉头问我：“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我说。

“为什么你知道有危险还跑过去？”

要是依着我年轻时那股不管不顾的劲儿，我就会借用已故大侦探菲利普·马洛

的名言“麻烦总是与我有关”来回敬她，但是今天晚上，在寒冷和恐惧中，我只是说：“我不知道。”

“今天晚上你看到这家夜店里有人威胁娜迪娅么？”

我摇摇头。今天晚上，我没有看到有人威胁她。往前说，那就不一样了，但是我当过几年的公设辩护律师，我知道自己最好问什么答什么。

“你今天晚上到这儿来是因为你觉得有人会被攻击么？”

“这里是一家夜店。我来是为了看表演的。”

“你是个私家侦探。有人告诉我你参与了很多轰动一时的大案。”

有人在警察那儿告了我一状。我怀疑是不怀好意的夜总会女老板。“谢谢。”我说。

她把短发塞到耳朵后面，这个动作表示她很紧张——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但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巧合么？今天晚上你在这儿，就有人被杀了。”

“警察也有休假的日子，连医生都有，私家侦探当然也有。”我不想让佩罗面对一帮难以对付的人，所以我没有说到这家夜店来是为了观察我表妹的上班地点。

谁都没有顾得上关掉人体艺术家的电脑，所以台上的液晶显示屏上一直在播放着百合花和丛林动物的绘画。这也使得我们的审讯有了一个令人心烦意乱的背景。

“维克，你在这儿干吗？”

我一转头，看到泰利·芬奇利，他是个探员，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泰利！我还想问你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父亲的老相识波比·马洛威警长的个人原因，芬奇利五六年前就已经金盆洗手了。看到他再次出现在凶杀案调查现场，我觉得很吃惊。

他苦笑了一下。“警长觉得我的双手应该再沾点鲜血了。如果你想得到一些内幕消息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对这个案子正在全力以赴。”

我又看了看我的双手。手上沾染了娜迪娅的血，这让我开始哆嗦。台阶并不高，泰利上来后让米尔科娃给他拿过来一把椅子。

“你那儿有什么收获，丽茨？”芬奇利问米尔科娃。看来胸牌上字母E是她的名字伊丽莎白的缩写。

“她不太合作，长官。她不肯说她是怎么认识受害者的，也不说她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她什么都不肯说。”

“米尔科娃警官，我告诉过你我不认识受害者。为什么我说的话没人相信呢？真

郁闷。”

“任何事情都会让你郁闷，华沙斯基，”芬奇利说。“但是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卷入这个案子的？”

“我刚走出夜店就听到枪响。我跑向停车场，看到一位女士躺在地上。她在流血，于是我拼命按住她的伤口，所以我没有时间去追凶手。但是本着做了好事就要受罚的原则，我现在遭受的待遇就是似乎我跟这场谋杀案有关一样。”他嗓门越来越高，最后干脆嚷了起来。

“维克，你太累了。我不怪你。”泰利的声音异乎寻常的温柔，他黝黑的面庞上写满了同情。很多年来，他对我一直存有芥蒂——也许最终他已经选择了原谅我。

他的声音严肃起来，“技术人员对你很有意见，因为你从犯罪现场拿走了证物。对于这一点，我不但不会责怪他们，还认为你应该将证物归还回去。”

好吧，他根本没原谅我。他只是先给了我个蜜枣，再打我一棒槌。

“那不是证物，是我的私人物品。我给死者进行急救时把包儿扔在了地上，米尔科娃警官让我离开犯罪现场时我就把它捡了起来。我觉得你的技术人员应该谢谢我，因为我帮他们筛选出了没用的东西。不过，大衣我不要了。”

我觉得喉咙堵得慌，不自觉地又看向我的手，我的右手，这只手一直在努力用大衣堵住娜迪娅身上的枪眼。“大衣给你们吧，反正以后我也不想再穿了。”

芬奇利稍作犹豫，然后决定放过我的手提包。

“你认识死者么？”

“不认识。”

“你在这儿干什么？”

“这是家夜店。想喝一杯或者想看演出的话谁都能来。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两个目的。”

芬奇利叹了口气：“你知道，换了是镇上任何一个人，我都会点点头，记录下他的姓名和电话，告诉他快回家洗干净手上的血迹，劝他尽快忘掉刚刚目睹的惨状。但是就在 V.I.华沙斯基来光顾可奇夜店的同一天晚上，一位女士在这家夜店的后门被枪杀，警长听到这个消息后会有什么反应？你应该知道的。你今天晚上来这儿究竟想干什么？”

第二章 演出者

在娜迪娅·古曼被连击两枪的同一天晚上,我为什么会出现可奇夜总会?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泰利的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脑海里。简单说来,是因为我的表妹佩罗。在最近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佩罗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早就意识到凡是跟她有关系的都是些麻烦事。

不过话说回来,这么说是不公平的。其实我第一次去可奇夜总会,是刚过感恩节那会儿,杰克·迪波特带我去的。杰克是一个贝斯手,去年春天搬进了我家那栋楼;我们谈恋爱已经有几个月了。他是一个现代室内乐团的成员,也是中世纪风格的乐团“高唱素歌”的成员。杰克的朋友崔茜·沃尔什也是“高唱素歌”的成员,在尝试将中世纪音乐与重金属摇滚相融合,并配以电子风琴和琵琶的伴奏——在我看来实在是怪异的混搭。

崔茜的艺名叫做“文艺复兴怒吼的乌鸦”,她受邀在可奇夜总会进行一场特约演出,于是杰克召集我们大家去给她捧场。很多音乐圈的朋友都来了,杰克还邀请了我楼下的邻居康特雷拉斯先生、洛蒂·赫舍尔和马克斯·路温特尔。

我的表妹佩罗从杰克那儿忽悠到了一份请柬。“文艺复兴怒吼的乌鸦!”佩罗兴奋得两眼放光,“杰克,你简直是太酷了!帅呆了!我的 ipod 里面就有她的音乐,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她的表演!”

可奇夜总会位于芝加哥市区西部,湖街的街尾。这儿有很多新兴的夜生活声色场所,都是由废弃的仓库改建而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可奇夜总会成了这片区域里

引领潮流的时尚先锋,这主要归功于老板奥林匹娅·科伊拉达。毫无疑问,她敏锐的第六感总是能使她独具慧眼,在艺人走红之前就率先将他们请上自己的舞台。

海报宣传的表演主角是一位人体艺术家,“怒吼的乌鸦”作为开幕献唱表演了大概 40 分钟。她的手风琴纯手工制作,木纹精美,令马克斯深深地着迷。手风琴上有个扩音器,将琴声送至全场每个角落。

杰克和他的音乐家朋友们却不喜欢扩音器对音准的影响。他们讨论着,认为“乌鸦”应该用个小麦克风,这样效果会好得多。佩罗和康特雷拉斯先生就歌曲本身争论不休,佩罗觉得“乌鸦”的歌棒极了,康特雷拉斯先生却觉得恶心极了。

马克斯的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也许以前的中世纪音乐演出从来都没能吸引过这么多观众。现在她向年轻一代证明了一位有天赋的音乐家所带来的震撼,也为她自己开拓了市场。”

“你这么说就是在讽刺她,”佩罗打起了抱不平,“她在这儿演出是因为她有足够的勇气。”

“艺术和商业需要结合起来,”杰克说。“你搞艺术,还得把艺术卖出去,才能谋生,才算是获得了某种认可。你需要在艺术上作出一定的妥协才能活下去。为什么要走向极端呢?这并不意味着她对重金属音乐或者中世纪音乐的热爱会减少一分一毫。”

人体艺术家登台之前我们本来已经打算要离开了,但是在刚才的争论中大家互不相让,当然大家也喝了不少酒,你一言我一语地就磨蹭到了灯光暗下来——晚上的压轴秀要开始了。

邻桌的年轻小伙子们已经迫不及待了,他们吹着口哨,跺着脚。刚才幕间休息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大厅中间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五个年轻人,其中两人特别兴奋,他们用啤酒瓶敲击着桌面,大声吆喝着,要求人体艺术家快点出场。在灯光重新亮起之前,他们的口哨声即使在喧闹的大厅里也是最刺耳的。

人们在黑暗中等待了 30 秒钟左右。灯光再次被点亮时,人体艺术家已经出现在了舞台上。

她坐在一个高脚凳上,纹丝不动;全身赤裸,只穿了一条丁字裤,身上和脸上都涂满了裸色的粉底霜。棕色的头发垂到脖颈,露出镶有宝石的耳夹,只有这一点使她看起来还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人体艺术家看起来怡然自得,她两腿盘坐,双手合十,放于胸前,呈瑜伽姿势。反倒是观众被她挑逗了起来,观众席中窸窸窣窣的,有人跷起腿来,有人将跷着的腿放下,还有人摆弄着衣服上的拉链。人们低声调笑着。

表演者身后的大屏幕上正在播放着人体彩绘的图片:阴道里长出的一支百合花,怒放的花朵布满了整个乳房;面部被绘制成一只老虎,放大之后每根虎须和口鼻旁的每个条纹都清晰可见;然后是画在背部的丛林:肩胛处扬起鼻子的大象和横跨脊柱两侧的长颈鹿;丛林之后是画在腹部的一只巨大的蓝眼睛,上眼睑下垂,似乎在瞄向下方的阴户。

一张张幻灯片伴随着中东风格的音乐缓缓地展示着。舞台前方还有两个伴舞。为了配合背景音乐,他们身着蒙住全身的长袍。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他们,但是不知怎的,长袍却让他们的舞蹈更具有性挑逗的意味,带来的刺激一点都不亚于赤裸的人体艺术。

全场观众,包括我,都感到不太舒服。灯光打在人体艺术家的胸口,她坐在那儿,看起来像个橱窗模特,而不是活生生的女人。这极具挑逗性的氛围让你面红耳赤,又心生厌恶;然而最令我感到害怕的是,尽管我的思想在抵触,我的身体却在对她作出反应。杰克·迪波特不由自主地从我身边走开。康特雷拉斯先生低声说道,“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

人体艺术家任由观众们的反应愈演愈烈,等到我们几乎要露出动物本性了,她才张开双手,掌心摊开,面向我们,似乎是在做出邀请。“艺术在创造者的手中,在观众的眼里,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在我们欣赏的落日里,在我们死后被清洗和用麻布包裹下葬的尸体里。我的身体就是我的画布,但是今晚,它也是你们的画布。今天晚上,就让你的想象自由驰骋,肆意涂鸦,就像你在幼儿园时一样,不用担心别人如何评判你的图画。那是你的艺术,而我,就是你的画布,你——赤裸的——画布。”

刚才一个劲儿敲桌子的那五个青年人一直在催促人体艺术家快点开演,他们吹着口哨,叫嚣着。有个人甚至嚷道,“脱衣服,小姐。把丁字裤脱了,让我们看看!”

我侧过身来看着他们。有人撺掇闹事者再嚷一遍。五个人都是大块头,那个嚷着让人体艺术家脱丁字裤的家伙更是一身肌肉,那一身肌肉得天天举哑铃才能练出来。表演厅里灯光昏暗,但是我还是可以看到他双臂上都有密密麻麻的文身。

高脚凳上的表演者微微一笑。也许她已经习惯了这种醉汉酒后粗野的冒犯,也

许她很享受这种猴急。

“这个破地方怎么连杯酒都没有！”有文身的年轻人吆喝着，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安静点儿，查德。”他的朋友劝他。

我环视四周，看到保镖站在大厅的一侧，在跟老板说着什么。他们盯着闹事的五个人，但是似乎觉得不用管他们，不过与此同时，我看到女老板向酒保摇了摇头：现在不给他们上酒，至少有查德在的时候不能给他们。

人体艺术家向文身的闹事者伸开双臂，她的双乳随之自然垂下，就像悬挂于大腿之上的诱人的水果。“你和我一样，都热爱人体艺术，不是吗？到台上来吧，我又不吃了你。在我的身体上画出你内心的欲望。”

“快去啊，查德，”他的同伴开始嘘他，“快去画，去啊！她不是说了嘛，她又不吃人。这儿这么多人看着呢，她能把你怎么着。”

那五个年轻小伙子开始哄笑，你搞我一拳，我给你一下，大厅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很多。

人体艺术家旁边的手推车上有个敞开的染料桶，她伸手从桶上的托盘里拿起一支画笔，开始在自己的腿上作画。那一瞬间，我们都忘记了她那令人无所适从的赤裸，凝神看着她。她画得很快，一支接一支地换着画笔，一边画还一边讲解着人体绘画艺术，她介绍了她在镇上的几处裸绘艺术展，以及她小时候养的一只名叫贝斯塔的猫。

她作画的时候，那两个身穿长袍的人就在舞台上摆姿势，他们的手臂和双腿扭动着，做出各种动作以配合她的创作，或轻松，或谐趣。

5分钟后，人体艺术家站立起来，向我们展示了她的作品。只有前排的观众可以看清楚，但他们看过之后无不鼓掌欢呼。后排的人伸长了脖子，想一探究竟，查德和他的朋友们又坐不住了。他们才抱怨了几句，一个伴舞就从手推车上拿起一个摄像机和其他设备，摄像机已经录下了人体艺术家的绘画。艺术家示意她正前方的一个男人上台，他有些不好意思，像被魔术师邀请上台协助演出的观众一样，先确认了一下被叫到的是不是自己。不过片刻之后，他就走上了夜总会的小舞台。

他从助手手中接过摄像机，在人体艺术家的指引下拍摄她的腿。绘画便出现在了大屏幕上：这是一只细长、倨傲的埃及风情的猫，下面有一行文字“让我们看看”。

大厅里顿时哄堂大笑。以查德为首的那帮醉汉一通胡闹，弄得人人心烦意乱，但是现在看到他们被反将一军，大家都忍不住拍手称快。在昏暗的灯光下，查德似乎脸